

慈惠捐獻與社會投資 – 何者更有效益?

Impact Donation or Impact Investment – Which one is more efficient?

摘要

- 捐獻之效益 - 平均一百元的捐獻，只有五十五元是用於提供服務的項目。社企兩年內能提供給弱勢社群的工資已經超越其起初的投資額，比起一般捐獻更有效益
- 傳統慈惠容易引致依賴，而社企提供的工作幫助他們建立信心、技能、及實際工作履歷，讓他們能投入主流的就業市場
- 社企除了財務回報外，還有三重社會效益，即工賑、社會成本減省、及社會資本的加增
- 社會成本的減省、及社會資本的加增雖然極難量化，但其無形價值不應被忽視
- 我們建議政府在推廣社企時，應著重社企所帶來的社會效益。政府可以整理及公佈社企相關的工賑數字、所減省的公帑支出、及所增加的社會資本等。從而讓公眾對社企有更準確認識，衍生更多的參與

前言

社企是為了一個公益目的而開辦的生意，在香港，有七成社企的目的是為了提供就業機會予所服務的弱勢社群，當中包括有精神康復者、智障、弱能、長者、單親婦女、新移民、雙失青年、少數族裔、及更生人士等。

雖然近年公眾對社企的認識逐漸增加，但認知仍然有限，其中有一種意見認為與其開辦社企扶助弱勢社群，倒不如直接作慈惠捐贈，我們認為這是源於對社企及慈惠的效益未有充分的瞭解，我們的研究發現二者的效益分別其實很大。

根據明施慎選 (iDonate) 對本港二百間慈善機構的評級，其中只有八十一間有披露詳盡數字，它們平均在一百元的捐獻收入中，只有五十五元是用於提供服務的項目，其餘的則是用於籌募捐款的費用、員工薪酬、及行政開銷等。若以評級最高的十間機構計算，則每一百元約有平均八十元用於服務項目開支，最差的另一面，其中一間著名但低評級的機構只有七元用於提供服務。

平均一百元的捐獻收入中，只有五十五元是用於提供服務的項目... 而社企除財務回報外，還有三重社會效益

然而，投資在社企的回報，除了財務回報外，還有三重社會效益 - 工賑 (workfare)、社會成本的減省、及社會資本的加增。

工賑 (workfare)

豐盛社企學會訪問了五間規模較大及能自負盈虧的社企，包括明途聯繫、神託會、復康力量、黑暗中對話、及豐盛髮廊，它們的起動投資額中位數是四百六十萬元，每年營業額是其投資額的三倍，當中發給所服務的弱勢社群的工資，每年平均是其投資額的百分之五十一，兩年合共是百分之一百零二，即在兩年中，社企提供的工賑已經超出其自身的投資額，比起上文提及的評級最高的十間慈善機構的百分之八十，超出百分之二十二。而且，由於這些社企都能夠自負盈虧，亦即是這種工賑的派發可以持續多年，直至其經營環境惡化。豐盛社企學會亦訪問了三間投資額少於一百萬元的社企，其中兩間仍在投資期。它們發給弱勢社群的工資比例更高，平均每年超越其投資額的百分之六十，從另一角度看，這也可能是它們未能達至收支平衡的其中一個原因。

社企兩年所發放的工賑，已經超越其投資額

現時在營運上有盈利的社企不多，但由於其母機構的長線投入、或創辦者對公益目的及社會效益的堅持，而持續經營，其原因是他們都看到社企的價值並不單是盈利，而是其帶來的綜合回報。

除了直接的工資外，從受助的弱勢群體而言，還有其他的正面影響。一般來說，傳統的慈惠福利容易引致依賴的傾向，但以工代賑的方式，卻能幫助他們建立信心、技能、及實際工作履歷，讓他們能投入主流的就業市場；簡單來說，工賑讓他們可以脫離依賴。同樣是六千元，透過工作賺取比單單接受施予來得更有尊嚴及滿足感。撇除工資，工作本身亦能帶來滿足感甚至成就感。正如彼得杜魯克所說：「每個人都需要收入、需要社群、更需要挑戰 - 讓他們有所作為，受人尊敬。」

同樣的一百元，若作慈惠捐獻，受助者的一次過得益平均是五十五元，若投放於規模較細及仍虧蝕的社企，受助者每年的工資可以是六十元；就算此社企在一年後倒閉，受助者所得的仍然比福利較多，若投資在能持續經營的社企，則更會出現倍乘效應，我們冀望政府及風險慈善家更加看重此一種社會效益。

社會成本減省

弱勢社群如未能融入社會，社會是需要為此付上代價。其社會成本包括防止或解決問題所需要直接支出的公帑，及問題家庭所衍生出來的其他社會福利支出。目前關於社會成本的報告不多，主因是因為難以量度及統計，我們嘗試列舉以下的粗略估計，如釋囚很多時因為找不到穩定的全職工作，結果要走向回舊路；而政府每年約要花費一百億元去防止罪案發生、破案捉人、檢控約四萬人、囚禁、及協助釋囚的更生；如果能夠提供就業機會予更新人士，讓他重投社會，其社會成本之減省可量化為每人每年約二十五萬元。另外，一個能夠公開就業的智障人士，政府在綜援及支持就業的支出估計每年可減少約十萬元。最後，長期失業者獲得聘用，可以使其家庭脫離綜援，政府的津貼亦減少約五萬至十萬多元。這些都是工作，而不是救濟，能夠帶來的社會成本減省。

即使沒有盈利，很多社企仍然堅持營運，正正因為其母機構或創辦者都看到社企的價值並不單是盈利，而是其綜合回報

弱勢社群如未能融入社會，社會需要為此付上的代價不菲

社會資本增加

除促進社會共融外，社企作為以市場運作的營商企業，其倫理規範、對人和環境的互惠和公平、管治的透明度等，彰顯出一種另類的價值觀。這有別於資本主義下的市場交易事事以利為先，鼓勵個人的自我滿足及成就，只要合法，人情倫理不受重視，導致社會內的倫理資本下降。而社會的進步，是可以從個人有的選擇反映出來；例如選擇支持環保、公平貿易、社會企業等人士，在在反映出人們超越物質層面而達致道德層倫理層面之選擇，彰顯出社會的另一種進步，而由此衍生出的社會創業、風險慈善、知識義工、良心消費等等，都正在提升香港社會的社會資本，推動關懷文化。

財務回報

最後根據海外的經驗，社企能賺取巨額盈利的是鳳毛麟角；因為就算社企能夠不斷創新，立足藍海，負責營運的社會企業家，通常都會運用盈餘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而這正是當初創辦社企的目的，主次是很分明，這也正是社企與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的分別。所以，社企擴大規模之途，更多是透過證明其社會效益及持續經營的能力，以吸納新的資金去擴充營運。2011年的今天，已有一間三年前透過招股集資的社企，茁壯成長後讓股東轉售股份，平手離場，令風險慈善家的資金可以調配至其他需要更大的項目。希望很快便可以出現有社企能讓股東有薄利地轉售股份，這更有助於建立新的社企資金市場。

建議

綜合上述的分析，在政府推廣社企的下一步，是加深普羅大眾對社企效益的認識。現時政府在社會效益的宣傳不多，沒有捉鹿脫角，整理及公佈相關的工賑、所減省的公帑支出、所增加的社會資本的個案和數字等。民政事務局所支持的「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社會企業挑戰賽、社會企業高峰會等，都應該在社會效益這基本意義上有所著重，正本清源，讓公眾對社企有更準確認識，從而更多參與及支持。

研究團隊

紀治興 Kee Chi Hing

紀治興先生過往有 26 年在惠普(HP) 公司的工作經驗，退休前任職公司的環球副總裁及香港區董事長，擅長於業務扭困及快速成長。

紀先生是香港政府社企諮詢委員會成員，為政府提供社企發展之意見，他同時是豐盛社企、更生會、迴聲谷、香港公平貿易聯盟及香港公平貿易動力的董事。他在香港城市大學專長教授非牟利機構的市場學，又在本地大型教會教導社企課程。紀先生修畢於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及神學研究碩士學位。

他的出版包括有《營商能耐可以改變社會》，《社企營商二十式》，《社企與信仰》，《豐盛辦 '髮'》；兩篇學術文章有《香港社會企業運動的實踐神學反省》，《香港社企的效益》。他的研究興趣是「社企的三重效益」及「社會資本與社企」。

關志康 Ted Kwan

關志康先生是豐盛社企的董事，司庫及榮譽總經理，亦同時是香港神託會財務小組成員。他經常在其他非牟利機構及教會中教授社企相關知識。關先生畢業於香港並在新加坡取得碩士學位。

關先生創立香港投資培訓學院，專門教授投資及金融業相關知識。關先生是特許財經分析師 (CFA charterholder)，並在星島旗下的進修生活雜誌中專欄分析財經時事。關先生曾任於香港公開大學講師，並在香港財經分析師學會參與持續進修委員會之工作。

關於我們

豐盛社企學會 (www.fses.hk) 是一非牟利組織，旨在成為香港社企運動之意見領袖。透過客觀的應用研究、出版刊物、及專業培訓，為熱心參與香港社企運動之人士提供適切的洞見、智慧、及管理知識。本學會是由基督教豐盛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www.fullness-salon.hk) 於 2011 年成立，它為全港首間社企於 2008 年成功集資、鼓勵責任消費 (2009 年)、及推動知識型義工參與社企運動 (2010 年)。

以上的文件由豐盛社企學會發佈，其內容只供預定的收件人使用。其內或會載有私人及機密資料，如未獲授權，不得使用、披露、複製或分發有關內容。如你並非預定的收件人，請立即通知豐盛社企學會，並即時刪除這份文件。豐盛社企學會在任何情況下均無須因本文所載內容的不準確、不完整、有錯漏、或出錯而負上法律責任或其他責任，亦無須對收件人或任何其他人士因本文或與本文有關連而致直接或間接承擔、蒙受或經受的經濟或其他損失或損害負責。